

說唱小叢書

玉姐學文化

(唱詞)

河南人民出版社

說唱小叢書

玉姐學文化(唱詞)

王明綱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鄭州市行政區煙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一 號

地方國營洛陽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

豫總書號: 964

787×1092 耗 $\frac{1}{64}$ 印張 • $\frac{9}{64}$ 印張 • 5,800 字

1958 年 7 月第 1 版——1958 年 7 月第 1 次印

印數: 1—2,568 冊

統一書號: T10105·181

定 價: (7) 0.04 元

玉姐學文化

(唱 詞)

王 明 綱

喝罢湯，刷罢鍋，
玉姐把油灯就往箱頂擱，
一手拿着識字本，
一手拿支鉛筆三寸多，
開口先念“高級社”，
順手又寫“真优越”，
念了一句寫一句，
一筆一划好利索。
玉姐越學越有勁兒，
一旁喜坏了她的爱人王金哥，
金哥這一年沒有回過家，

只因为工作緊張走不脫，
在外边他只知道玉姐劳动好，
沒料到學習文化也不錯，
去年玉姐还是一个睜眼睛，
到如今看書写信已經难不着。
金哥望着玉姐咪咪笑，
他心里高兴就是咀沒說。
閑言碎語咱不講，
單說那玉姐學習到了一更多，
一灯油已經点个淨，
还是不解她的渴，
手端灯兒正要去添油，
金哥伸手拉住了衣裳角。
金哥說：“現在已經快二更，
你不休息明天咋做活？
不是我阻擋你學習，

实在是心疼你累着，
學習模範你快睡吧，
明天夜里你再學，
到明天我給你添滿一燈油，
燈要不亮我來替你撥。”
玉姐一旁嘆喲笑出聲，
用課本打了下金哥的后腦勺。
玉姐說：“王金哥呀王金哥，
你怎么也來耍笑我，
要不是我加個勁兒學文化，
文盲帽子還戴着。
去年你來了一封信，
不識字叫人把難作，
東院玉腦開會沒在家，
西院大伯上山把草割，
手拿着信紙急的团团轉，

真像是一支螞蟻爬熱鍋，
偏不巧遇着一羣小青年，
年青人愛說愛笑愛逗樂，
這個讀來那個念，
那個搶來這個奪，
明明是你寄錢十元整，
偏要念成九元零八角，
我正說你寄錢何必帶零頭，
人家說，扒去了識字課本錢兩角。
說了這些還不算，
又說你，又說你，又說你朝朝暮暮光
想我，
羞得人面紅耳赤心直跳，
樂得他們拍手笑呵呵！²²
玉姐還要往下講，
一旁急壞了王金哥，

金哥說：“我明明知道你不識字，那些話咋能放在信上說。”

玉姐說：“都怪当时自己不識字，誰知道信上說沒說。

打从那时候我把决心下，

夜校報名就把文化學，

从此越學勁兒越大，

刮風下雨不缺課，

到如今識字已經有千把，

看書写信也差不多，

黑板報上常表揚，

學習模範也選了我。”

王金哥越听越高兴，

拉着玉姐床上坐，

開口就說玉姐你做的對，

你真是我的好老婆，

鋼筆、課本，學習紙，

你要什麼買什麼。

玉姐說：“那些東西俺都有，

只望你以後在信上多教我，

周記我七天寫一篇，

半个月還要把文作，

一個月給你一封信，

都要你修改可別嫌囉嗦。”

金哥一听哈哈笑：

“玉姐呀，你的計劃真不錯，

你的要求全答應，

作到這些有把握，

只望你再次當模範，

我一定親自來祝賀。”

他兩個你一言來我一語，

這個說了那個說，

知心的話兒說不尽，
灯里無油可就点不着，
它閃了兩下干脆也熄掉，
只見那窗外滿天星星多。

妯 娌 倆

(唱 詞)

盧 培 華

邢大娘家住張家坡，
解放后才分房分地有了着落。
兩個兒子都結了婚，
全家五口過生活。
為只為私有制度沒改變，
倆媳婦都心胸窄狹各顧各。
起初是不言不語只把眼來瞪，
到後來又吵又鬧起風波。
二媳婦名叫劉改英，
大媳婦起名李秀娥，
她們兩個，做飯一人一天輪着做，

要磨面，一人一套磨的粮食还得一般多。

（白）“这不成了绝对平均主义啦？”“可不是嘛！”

叫谁下地谁也不去，

俩人的咀呀一个强一个。

秀娥说：“我下地走了不要紧，怕她在家吃咀烙油馍。”

改英说：“我的箱子没有锁，俺走了怕她在箱里瞎胡摸。”

（白）是呵，下地可不能背着箱子去。

大媳妇丢了一根针，

从清早一直骂到太阳落。

（白）好大的火气！

二媳妇不见了半尺破蓝布，

从天黑直罵到第二天早上鷄出窩。

（白）耶，勁頭更大，加上夜班
啦！

她婆婆要用一根綫，
向誰要誰把咀來嘅。

（白）“大媳婦。”“嗯。”“把
你的黑綫我用一根。”“哎呀，我剛
用完，向老二家要吧！”

“老二家。”“嗯。”“把你的黑綫
我用一根。”“我還沒有買回來哩，
向老大家要吧！”

倆媳婦站起身來一齊把話說，
把話說与她婆婆：

要用綫你就一家要一根，
不偏不向誰也不把閑話兒說。

（白）噢，原來船在這彎着哩。這

做婆婆的可真不容易呵！
这一家，干活人少吃飯的多，
再加上單干土地薄，他們还浪費不節約，
年年的糧食不夠吃，
妯娌倆吵的更是惡。
一个說：吃糧費怨你們兩口肚量大，
一个說：不夠吃都怨您兩口吃的多。
妯娌倆一同怀上孕，
誰也不把一句好話說。
大媳婦說：“好罵人，叫她养个孩子
沒有咀。”

（白）嘿，这才鮮哪，沒有咀怎么
吃飯說話呀？
二媳婦說：“嚼舌根，讓她生个孩子
不会屙。”

（白）噫，这更新鮮啦！
他家的事，妇联会里常調解，
誰知道妯娌倆一个也不听說。
她兩個沒有一个不把“枕头經”来

念，
單等男人們睡下才把話兒說：
你只顧在外做营生，
也不問俺在家里死与活。
人家的婆娘咀可惡，
差一点沒有罵死我。
依我說，一根筷子断兩截吧，
咱一家支起一口鍋。
你要不听我的話，
从今后你甭再挨我。

（白）呸，好厉害的一張咀嚙！
沒等到天明老大就起了床，

誰知道老二早在窗戶外面喊叫哥嘍！
快起來，咱弟兄兩個把家分，
不分家，你那婆娘太可惡。
老大一听提着褲帶就往外走，
照准老二的屁股就是一腳！

（白）好家伙，弟兄倆也干上啦！
要分家咱就快散伙，
你說我的媳婦利害，我看你那婆娘也
不弱。

弟兄倆正然打咀仗，
一旁边可把邢大娘氣的直哆嗦：
媳婦們吵架磨咀你倆不管，
反過來兄弟二人動干戈！
今日有我你們就分不成家，
要分家咱就到鄉政府里去說說。
邢大娘老淚滿面出門走，

直奔乡政府里把理說。

乡長、支書齐来到，

經過說服教育才算平下這場風波。

倆兒子也都認了錯，

都說是从今后再也不听媳婦們瞎胡說。

虽然是分家沒分成，

倆媳婦添了孩子依然吵架把咀磨。

（白）这不还是沒解決問題嘛？

喲，忽隆隆一声春雷响，

英明的党号召农業来合作，

到处組織起农業社，

农村面貌变化多：

小塊土地連成片，

按劳取酬真优越，

懶汉也下地把活兒干，

妇女們劳动生产成了光荣的劳模。
粮食棉花都增产，
农村生活比起过去可提高的多。
私有制度要消灭，
社員們建設社会主义的勁头真紅火。
邢大娘家变化更不小，
妯娌倆入了社都一塊下地去干活，
倆孩子留在家內婆婆看，
誰下地早了就帮助婆婆去燒鍋。
吃罢晚飯就上民校，
妯娌倆同坐一張桌。

（白）喲，这可是新鮮。
有了文化心眼更亮，
她們兩個爭着來認錯。
改英对着秀娥講：

“大嫂哇，过去都怨我心底狹小你可